

最新

中篇卷

洪治纲 主编

小说选

古吴轩出版社

最新

中篇卷

小说选

洪治纲 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争议小说选.中篇卷 / 方方等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574-880-2

I. 最… II. 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817 号

选题策划: 朱文颖

责任编辑: 朱文颖 吴 斐

装帧设计: 苏 洲

责任校对: 权俊良

书 名: 最新争议小说选(中篇卷)

著 者: 方 方等

主 编: 洪治纲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如皋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80-2/I·015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洪治纲

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体现出作家的创造性价值，没有展示出作家对以往同类作品的超越倾向，那么，它往往不会被人们所认同，甚至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倘若一部作品在某个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以及生存秩序提出了挑战，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赞赏者有之，激愤者有之，颂扬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一个读者都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哈姆雷特”才是最正确的。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便是争鸣之声的此伏彼起。虽然我们很少见到那种由作者、学者、记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争鸣，更难看到各方角色唇枪舌战、斗智斗勇的精彩场景，但是，在近年来的文坛中，真正意义上的争鸣还是从未断过。

我对这种情形当然持以高度的乐观主义态度。一部作品的问世，有人议论总比没人议论要好，有人批判总比没人批判要好，尽管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时难免会夹杂一些商业炒作的阴谋与诡计，但从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争鸣还是一种自觉的阅读行为。遗憾的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作品却是让人没法议论，不想议论，懒得议论。它们发表在刊物上，又结成了不同的集子，最后无一例外地消失在人

们的记忆之外。这似乎是创作的一种悲哀了。倘若要追问其中的原委,列上十条八条,应该绝无问题,但一个根本性的症点,我以为可能还在于作家精神的慵懒。过度的感官享受,疯狂的利益追逐,悲悯的大量缺失,思想的日渐枯竭,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正在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精神的慵懒症每每有增无减,如此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是苍白有余而鲜活不足了。

惟因如此,面对每一部有争议的作品,我想,我们都更应该保持着必要的敬意。至少,它说明了作家在某个方面已有所突破,有所思考,至于这种突破和思考是否深刻,是否合理,是否体现了艺术的创造本质,是否揭示了人类的存在境域,那是另当别论的事了。而这,也正是我们编选这册《最新争论小说选》的一个最为朴素的缘由。它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作品在艺术质量上究竟如何,而只想呈现一种文学的事实,记录一段创作的历史,表明这些作品曾经被人们关注过,质疑过,甚至批判过。换句话说,它们都曾经走进了不少人的内心,并触动了他们的某些难言之隐,使他们焦灼过,愤怒过,欣喜过,或者颠狂过。为此,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向人们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吁请和怀疑,褒扬和首肯,以求证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心绪,同时也为这部作品的存在留下了争议的印痕。

这册争议小说选共选了七个中篇,基本上都是近些年来引人注目的新作,仅有少数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作品。应该说,它们都曾不断地被争议,而且大多数的争议都曾波及全国,有的争议甚至还溢出了文坛之外,成为对历史常识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伦理的重新界定等等,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作者队伍来看,七个中篇里也是新人居多,老将偏少。这是否说明了某种现象——初生牛犊不畏虎?或者说,青年作家更具有思想的冲击力?在此,我不敢妄下结论。

被争议着是幸福的,但也是令人惴惴不安的。因为我在遴选这些作品时,非常“意外地”发现,大多数作品的争议焦点都不是在小说艺术上,而是在它们的故事内容上,或者说,是在它们的叙事倾向上。譬如,李唯的《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和田东照的《跑官》是涉及官场体制和人伦道义的,而其他一些作品基本上都是针对人性的隐秘欲望和日常的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的。它们之所以备

受质疑和争议，主要在于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我们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秩序，将人性或者历史中的某些诡秘特征进行了过分的夸饰，使叙事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状态，从而打破了一般人的审美经验，搅乱了人们的期待视野，甚至颠覆了某些人的内心理想。——这也意味着，所谓的“争议”其实是批判的成分居多，否定的口气居多。

倘若细细思寻，我觉得，这些作品中的很多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学争鸣了。因为它们所指涉的，大多是一些思想态度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审美问题。最突出的，如朱文的《弟弟的演奏》等作品，其焦点都是聚于欲望本能与性道德上，而且不少人都将它们与现实生活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然后在“文如其人”的传统逻辑中，将质疑的目标直指创作主体的精神操守和道德观念，这似乎是有偏颇了。谁都明白，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它所展示的只是人类的某些“可能性的存在”（米兰·昆德拉语），而并不一定是真实客观的存在，更不一定是作家所崇尚的存在。因此，倘若我们能够将目光转向文学的本体之中，让思考回到文学的本质精神上来，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上来审视，争议或许更有意义。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为这些作品提供某种辩解，更不是鼓励作家们朝着这种方向进行艺术上的“开拓”。事实上，这里所选的七部中篇，也并非是我个人所完全认同的，只是因为它们被广泛地争议过。我只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不打算为它们再次进行任何文学意义的价值评判，因为任何评判都有可能对那些争议现场的破坏，同时也会干扰读者的阅读判断。我所渴望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超越，都必须而且应该展示那个时代的作家应有的精神深度和艺术潜能。

根据这样的一种思维，我认为，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应该让我们看到思想漫游的亮光，看到灵魂飞升的姿态，看到人类应有的伟岸、高洁与不朽。“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威廉·福克纳的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文学应

该给人以向上飞升的力量,应该帮助人们超越庸常的现实,去实现人生梦想中的高贵与神圣,而不是带领人们不断地下坠,在尴尬的现实秩序中左冲右突、纠缠不清。因此,即使是面对这些被争议的作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道出我个人的真实想法。

最后,我还要提及的是,既然是争议小说选,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考虑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争议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着眼于那些拥有较大争议内涵、具备较为广阔的精神辐射力的作品,而对那些争议内涵较小的作品则暂时搁置起来,譬如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争议的动静虽然很大,争议的范围也不小,但其被争议的焦点都是局限于小说的标题上,而在叙事内涵上并无多少争议的空间,因此便舍弃了。

如同任何争议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明确的答案一样,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争议,同样也不可能得出某种权威的结论。所以,我们没有在每部作品的后面附上相关的争议内容。因为在我们看来,争议,是一种思想交锋的快乐,是读者与作者、接受与文本之间坦诚而率真的交流,除了文本,一切都是多余的。

2004年8月于杭州

敬 告

由于编选时间仓促、工作量大,未及与所选作者一一取得联系,请见谅。

现仍有部分作者地址不详,为及时奉上稿酬,请有关作者及时与我社编辑吴斐联系。

地址:江苏苏州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电话:0512-65238608

古吴轩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目 录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李唯 1
·跑官	田东照 61
·奔跑的火光	方方 104
·阿瑶	巴桥 196
·2015	王小波 223
·障碍	韩东 266
·弟弟的演奏	朱文 312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李 唯

坏分子张守信(以下简称老张),和坏分子李朴(以下简称老李),是一起去嫖娼被我公安派出所抓获的,两人都系党员干部。随后单位也对其进行了处理,定性为坏分子。

老张和老李是下午一起坐火车到这个城市来出差开会的,住进一家名叫“世纪酒店”实际却是像澡堂子一样的小旅馆。来这里之前,老张和老李早就听说过这个南方的城市满街都是鸡,公开拉客,嫖娼就像喝豆浆一样随便,这使他们暗暗向往已久。在旅馆刚住下,老张和老李就迫不及待地上街去瞧。瞧过之后,发现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拉客的倒是有,但都是拉你去住旅馆或者是兜售倒卖火车票的,还有拉住老张和老李要给他们擦皮鞋的。也有穿着像唱京剧的厚底靴和刚刚能遮住臀部的小皮裙子行迹像鸡的小姐不时在街上飘过,老张和老李就使劲盯着她们看,但她们并不来拉老张和老李,也没有去拉别人。这使老张和老李暗暗有些失望,同时都涌起一些像被欺骗了感情的恼怒来。老张说:“扯他妈淡哩!现在什么都是假冒伪劣,连这事都假冒伪劣骗人!我说嘛,社会主义国家还能像美国一样可以在街上公开拉客?老李,走,走,回旅馆睡觉!真没劲!”

老李也气愤地说:“就是!可不就

是胡扯淡嘛！在街上拉客警察能不抓呀？走，回旅馆睡觉！太没劲了！”

老张和老李却谁也没能甘心回旅馆去睡觉。两人滞涩着脚步往回走，完全没有了刚从旅馆出来时的兴致勃勃和行色匆匆。走到街角，老张站下，看看老李，脸先像做贼一样地涨红了，不自然地说：“要不，老李，咱再……转转？”

老李脸也涨红了，也不自然地说：“转转就转转。”

于是两人又重新在街上转。这一转就转到了这座城市的夜灯充满诱惑亮起的傍晚时分，已经很不耐烦几乎要放弃寻芳的老李和老张转到了一条两边都是发廊的小街上，两人体内的血液顿时激动起来。小街上的景色像这座城市脱下了裙子，露出咸肉味的引诱。老张和老李看到小街两边的发廊一家挨一家像冰糖葫芦串似的，每家门前都依门站着一名或数名小姐，朝走过来的男人们一律洋溢着媚笑。而且果然就有上来拉客的，当然拉客的理由是请你进去洗头 and 按摩，但老张和老李早已听人说过这就是邀请你进去性交的同义词。有一个长着一张向日葵一样的大圆脸的小姐上来就先拉住了老张，然后左手又扯住了老李，要拽他们进去。老张反而像电打了似的，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紧跟着老李也紧张地叫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老张还把小姐伸过来的手使劲打掉。“向日葵”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说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干什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老张和老李被问得一愣，接着都暧昧地嘿嘿嘿地笑起来。老张红着脸结巴地说：“那，那，那，那我们两个人，那，那你才一个人……”老李脸也涨得通红，但他说了一句完整的囫囵话：“就是！我们不搞三位一体的。”“向日葵”笑得像向日葵迎着太阳绽放，说：“啊呀，小姐有的是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还有新疆的哩，哪儿的小姐都有，祖国山河一片红，来来，进来！”说着又来拉老张和老李。老张又紧张了，又结巴地说：“我，我，我，我们再看看。”老李也说：“是，是，我们再看看，再看看！”两人甩下“向日葵”慌张地向前走。“向日葵”不高兴了，在他们身后说：“看什么呀，还不都一样，灯一黑，都是杨贵妃！”

老张和老李顺着小街向前走。两边的小姐依红偎翠，在朦胧的

灯光下,老张和老李看过去都像画片儿似的,美貌得很。突然老张站下了,指着左前方一家发廊靠门站着嗑瓜子的一个小姐,对老李说:“老李,你看那个像不像郝嘉玲?”老李望过去,说:“真是有点像郝嘉玲!”老李一望之下,突然又指着旁边的一个,对老张说:“老张,你看旁边的那个像不像马红?”老张细一看,说:“真是有点像马红哟!脸像,身材也像!就是嘴有点不太像。”马红和郝嘉玲都是老张和老李他们单位的打字员,公认是单位里最漂亮的两个姑娘。马红和郝嘉玲平时见了老张和老李这些在单位里没多少地位的中老年男人连理都不爱搭理的,骄傲得很。老张和老李平时见马红和郝嘉玲,也就跟看电视看那些影视明星一样,觉得是跟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的风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也根本没敢动过什么心思。老张和老李一想到今天晚上如果花点钱,就能把“马红”和“郝嘉玲”当老婆一样的使用,心里顿时都异样的兴奋不已。老张和老李都嘿嘿嘿地笑起来。老张问老李:“老李你笑什么?”老李说:“没笑什么。”然后又问老张:“那你笑什么?”老张也说:“没笑什么。”

接着老张就不笑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咬着牙说:“老李,要不……咱们进去?”

老李也咬着牙说:“进去就进去!”

老张说:“谁不敢去谁是孙子?”

老李说:“谁不敢去谁是孙子!”

两人就一起向“马红”和“郝嘉玲”走去。走出七八步远,老张又站下了,脸又涨得通红,对老李说:“老李,要不……咱先去吃点饭?总得先吃点饭吧。先喝瓶啤酒?”

老李也涨红着脸说:“对,先吃点饭。喝点小酒。”

两人又返身朝小饭摊走去。两人都明白是想要喝点酒壮胆,但两人谁也不说破。

二

老张和老李是1978年一起分配到这个单位来的,那时候老张是小张,老李是小李。小张是部队骑兵复员的,分到后勤科仓库当

保管员；小李是单位职工子弟被招工，也分到后勤科，在电工班当维修电工。单位让两人住了同一间集体宿舍。

宿舍里还住着一个老祁；说是老祁，也就二十八九岁，但在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张和小李眼里已经很大了，所以小张和小李都叫他老祁。老祁是大学生，学中文的，开始小张和小李对老祁很尊重，因为老祁文化高，但后来两人就很看不惯老祁了。小张是部队骑兵战士，思想很朴实，小李的父母都是老工人，思想也很朴实，在小张和小李看来，老祁喜欢打扮，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说老祁早上起来洗完脸后必然要抹雪花膏，还爱照镜子，而且老祁穿裤子经常是在玻璃杯里倒上滚烫的开水在裤子上熨出裤缝来才穿（当时没有熨斗），男人嘛，又是工人阶级，搞这么臭美干什么？另外小张和小李还觉得老祁这人挺“色”的，老祁经常就在晚上招一帮单位的小姑娘到宿舍来给她们讲小说故事，什么《安娜·卡列妮娜》，什么《巴黎圣母院》，什么《红字》，这都是些禁书，讲得小姑娘们眼泪汪汪五迷三道的。小张和小李觉得老祁已经结婚都有媳妇了，还这么跟女的来往，思想真是不好！

老祁后来越来越得寸进尺，公然向小张和小李宣传资产阶级流氓思想。有一次老祁跟小张和小李说：“你们发现没有，中国女人可以说根本没乳房！乳房当然是有的，但都藏在衣服里，又裹又扎的，想方设法给它裹平了，裹没有了，绝对不敢挺立起来。中国现在的女人还没有我们的老奶奶思想解放，还没有我们的老奶奶老祖宗敢漂亮，唐朝的女人穿衣服还敢露肩哩，还敢露出乳沟来哩，唐朝还有霓裳羽衣哩。文化大革命前有个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就是透明的轻纱，我们的老祖宗连这都敢穿！现在的中国女人穿衣服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颜色不是蓝就是灰，全都男性化了，这是中国社会总体审美的大倒退！”小张和小李听得目瞪口呆，“乳房”，这对他们是多么神秘连想起来都会脸红心跳的词儿，老祁这家伙说起来就像喝凉水一样的随便，老祁太流氓了！小李悄悄问小张：“啥叫乳沟？”小张也傻懵懵的，说：“不知道。”他们怎么也无法想像他们从没见过的乳房怎么还会有什么沟？难道女人都要拿刀子在胸前割一道口子吗？

老祁说兴奋了，从他的衣柜里拿出一本藏匿的外国画报来，这

是老祁上大学时同宿舍的一个法国留学生给他的，老祁翻开其中的一页让小张和小李看，说：“你们看看人家外国的女性有多漂亮！你们看，人家就敢展示自己的漂亮！”小张和小李凑上去一看，脑子里顿时“嗡”地一声，有几秒钟的时间脑子是一片空白，眼前像是蒙上了一层血雾，有一种因猛然受到刺激一下看不清东西的雾化的感觉。他俩看到是一片海滩，一个外国女人站在海滩上，胸前兜着两小块布，腿裆处兜着更小的一块布，其余就全是赤裸裸的肉了。许多年以后，小张和小李（那时已经是老张和老李了）才知道这种装扮叫做三点式泳装。老祁指着那外国女人的某一处地方，告诉小张和小李：“这就是乳沟。”小张和小李脑子又“嗡”地一下，仿佛看见了炸弹。

那一夜小张和小李都失眠了。早上起来在职工宿舍楼的盥洗室刷牙的时候，两人的脸色都是黄黄的。小李刷着牙，突然就很傻兮兮地笑起来，对小张说：“小张，昨晚，老祁……挺有意思的，是吧？”小张却铁青着脸，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小张大声地说道：“什么有意思！老祁是流氓反动派！”小张在部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思想觉悟比小李高。小张这么一说小李顿时紧张起来，问小张怎么办？小张把刷牙缸一扔，对小李说：“走，上公安局！”小张和小李就上公安局把老祁告了。在公安局，公安民警让两人描述一下那画报照片具体是什么样的，小张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说：“总之是太流氓了！太反动了！”小李在小张情绪的感染下也很激动，也反复说：“总之是反动流氓得没办法说！”公安局也紧张起来，为了怕青年民警受到腐蚀，特地派出结过婚的老干警老同志来办这个案子。当在小张小李和老祁的宿舍里搜出那本画报的时候，虽然结过婚但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的老干警老同志们也激动了：啊呀，确实是太流氓了，确实是太反动了，确实是流氓反动得没办法说了！公安局当时就拘捕了老祁，并且很快就以流氓罪判处老祁两年有期徒刑。

当准备收监服刑的老祁在公安局的押看下回宿舍来取他的行李的时候，小张抱着治病救人的真诚态度对老祁说：“老祁，到了监狱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老祁却以怜悯的眼光看着小张和小李，说：“你们俩都被阉

了,你们俩精神上都被阉了,你们俩是精神上的太监!”

小张和小李听不懂老祁的话。当老祁被押走后,小张说:“这个老祁,真反动!都判刑了,还转词儿哩!”小李也说:“就是!还转他妈狗屁的词儿!”

老祁走了,宿舍里就剩下小张和小李,两个人的世界是一片单纯的净土。不久,单位里的大姐们开始热心地给这俩好孩子介绍对象。小李先谈上了一个,也是单位后勤科的,叫张桂兰。张桂兰是山区农村招工上来的,人也很朴实,招工进单位之前连火车都没见过。有一天晚上,小李神色慌张地回宿舍来,对小张说:“小张,坏了,我犯错误了,不知道张桂兰会不会怀孕!”

小张吓了一跳:“你干什么了?”

小李说:“我今天和张桂兰亲嘴了。”

小张松了一口气,断然地说:“亲嘴不会怀孕,这我知道!”

小李说:“我不光是亲嘴,我还——”

部队战士小张顿时真紧张起来,严肃地说:“小李你还干什么了?!你要是还没结婚就让女的怀孕了,你绝对是作风问题!我跟你你说你这绝对是流氓行为!你别最后闹得跟老祁一样啊!”

小李着急地说:“不是!我啥也没干!我敢吗!?我就是,我就是,我怎么跟你说呢……”小李语无伦次说了半天,小张才听明白:小李今天是第一次和女人接吻,他很激动,紧紧抱着张桂兰,下身就有东西情不自禁流出来,把裤子都洇湿了,因为现在是夏天他穿的是单裤,他低头看见他单裤裆那儿明显洇湿了一块,而且还把张桂兰的裤子也沾湿了一点,也是在裆的附近,张桂兰穿的也是单裤。小李不知道张桂兰会不会怀孕,要是怀孕就完了!未婚怀孕,单位知道了是一定要给处分的,说不定还要开除公职哩!

小张也傻了,他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怀孕。他还不如小李呐,小李已经和女人亲过嘴了,而他的对象,也就是他即将要与之亲嘴的女人,单位里的大姐还正在给他找哩!这事又不能去问人,一问就暴露了,影响多坏啊!让别人一听,好嘛,年轻人,不好好学习进步,整天跟女人亲嘴,下面还有脏东西流出来,多恶心呀!这一来小李是绝对不要再想入团了,入党更是这一辈子都不要想!小张和小李都没辙了,只有等待。两人商量好:如果张桂兰这个月不来例假了,

那就是怀孕了,小李就马上向单位组织上写检查,小张作为哥儿们要帮着小李把检查写深刻,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过了十几天,张桂兰来例假了,小李激动地哭了,仿佛是已经绝望地走到了悬崖边又被人拉了回来。小张提醒小李说:“这次没怀孕不等于下次这么做就不怀孕,这次说不定是侥幸呢?”小李是严重的心有余悸,说:“是啊,真他妈太悬了!”但小李又犯愁了,问小张:“那以后我和张桂兰再亲嘴怎么办?难道以后我们就再不能亲嘴了吗?”

小张想了想,说:“这样,以后你再亲嘴你就穿上棉裤,棉裤厚,流不到外面来。”

小李说:“这么热的天让我穿棉裤啊?!”

小张说:“那没办法,那你就不要亲嘴!”

小李想想,让他以后不要再和张桂兰亲嘴他是做不到的,亲嘴时让他冷静地控制情绪不再流泻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小李就只好同意再和张桂兰约会时穿上棉裤。为了保险起见,小李每次还在棉裤里塞上一条毛巾,增加了阻挡的厚度。小李以后又和张桂兰亲嘴无数次,时而也有东西泄出来,但棉裤外面是干燥的,张桂兰的例假也月月准时来到,避免了小李犯错误。

小张说:“多亏了穿棉裤啊!”

小李也说:“是啊,多亏了穿棉裤!”

三

老张和老李坐在小饭摊上喝啤酒。两人已经喝了六瓶多啤酒,都已经微醺,但还是没喝出胆子来。老张边喝酒边偷偷瞅着不远处仍然站在门口嗑瓜子的“郝嘉玲”,他看上“郝嘉玲”了,面前的一盘饺子他自始至终一个都没吃。老李笑老张:“老张,你是色大胆小。”老张不服地说:“谁说的?我怎么胆小了?”老李说:“那你去呀!”老张说:“去就去!”老张就站起来朝“郝嘉玲”走去。走了两步,老张就泄气了,又折回来重新坐下,对老李诞笑着说:“再喝两口,再喝两口,酒还没喝透哩。”老李只是笑,并不戳破老张。

嗑瓜子的“郝嘉玲”和“马红”这时候注意到了老张和老李,

她们凭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两中年男人是雏儿，没干过这事，但又想干，正在那儿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哩。“郝嘉玲”和“马红”就扭啊扭地朝老张和老李走过来。“郝嘉玲”走过来后伸手就搂住了老张，像怕冷似的紧紧抱着老张挤在条凳上坐下。那边“马红”则干脆一屁股坐在老李的腿上，一根指头很媚地在老李脸上划呀划的，像给老李针灸。老张和老李脑子里又都“嗡”地一下，全身的血又都涌到脸上来，眼前又出现一片血雾迷蒙的模糊。

“郝嘉玲”搂着老张说：“大哥，怎么喝酒也不请我们姐儿俩啊？”这边“马红”的指头也轻戳着老李说：“小气鬼！”

老张只是僵硬地笑着，说不出话来。老李则傻愣愣且结巴地冒出一句：“我，我，我们又不认识，凭啥要请你们喝酒？”

“郝嘉玲”和“马红”更加媚地笑起来，“郝嘉玲”掏出一张一百的钞票来拍在桌上，说：“那我们来猜谜语，谁输了谁就请客！”然后不等老张和老李表态，就说起来：“男人看女人洗澡，打一首流行歌的歌名，是什么？”老张和老李傻傻地说不出来。“马红”说：“是《雾里看花》！输了吧？”老张说：“操，是《雾里看花》呀！倒是听过这个歌。”“郝嘉玲”说：“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再猜一个，女人看男人洗澡，再打一首流行歌的歌名，是什么？”老张和老李更像个傻瓜似地大眼瞪小眼。“郝嘉玲”说：“是《好大一棵树》呀！”然后两个女人都疯了似的笑起来。

老张和老李一愣，接着也悟到了意思，也大笑起来。老李笑得眼角都溢了泪，连连说：“妈的，‘好大一棵树’，妈的，‘好大一棵树’……”老张也笑得呵呵的，说：“你们这两个女娃啥都敢说呀！行，行，我们两个老爷儿们输了，来来，坐下一块儿喝酒！”

两个女人见挑逗成功，便想直接切入主题，马上做成生意。“郝嘉玲”拉着老张说：“喝酒有什么意思呀，走嘛，我给你去按摩按摩，比你喝茅台都有意思！”这边“马红”则干脆把老李拉起来，双手抱着老李的腰往前推着他走，说：“老公，走嘛，走嘛……”老李紧张地喝下去的酒都涌到了脸上，化作细密的汗珠顿时从额上渗出，他撑着身子使劲站下，回头看老张去不去，老张要是去他就去！老张则还是坐着，但一张脸已经紧张地憋成了紫色，眼皮都跳起来。“郝嘉玲”更加使劲地来拉老张，同时也“老公、老公”地叫，